

编者按:

8月19日即将到来,这是我国第一个医师节。从今日起,我们请医师讲述他们的故事,以纪念我国第一个医师节。

任希: 此生已在行医路 山高水远不复还



我的家乡在湖南浏阳,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小时候生病,妈妈带我去看医生,当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叔叔、阿姨来回穿梭,总是很羡慕,就梦想将来长大后也要当一名医生,能够穿上雪白雪白的大褂。

为了实现梦想,我努力读书,2003年终于如愿以偿,顺利考入河南省中医学院。带着对医学的美好憧憬与无限欣喜,远离家乡,步入医学的殿堂。

五年寒窗,我毕业了,怀着一颗“救死扶伤,治病救人”的心,成为荥阳市中医院的一员,终于穿上雪白的大褂,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。

医疗是个特殊的行业,病人的发病时间不可以预测和安排,我们没有节假日,没有正常双休日,不能按时下班,随时准备着加班。

因为工作的性质,我很少有时间回湖南老家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10年,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我,他们有什么不舒服。

直到去年秋季收稻谷的时候,妈妈的手不慎卷进了打谷机里,手指被机器打掉了半截。一向勤俭节约的妈妈舍不得去医院花钱,只在诊所简单地处理了伤口,直到伤口发炎、右手肿胀青紫才告诉我。

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心如刀割;看到妈妈残缺变形的手,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地往下流,我知道十指连心的痛,可是隔着千山万水,隔着长长的电话线,我只能安慰:“妈妈,不是很疼?”妈妈却淡淡地说:“没事,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
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女儿,我没能成为妈妈的贴心小棉袄,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守

护在她身边。

有人问我,你为什么不放弃?“健康所系,性命相托!”我告诉他,这身白大褂穿上了,就不能轻易脱下。它是我与病魔作战的标志,在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战场,我和患者如同战友兄弟,兄弟不肯离去,我又怎能放弃?

有人问我,你为什么不再后悔?我告诉他,我也曾彷徨,也会忧伤,但当面对那些焦躁的神情甚至误解,我只能给予耐心和微笑。有时,我的眼泪也会悄然落下,但转过身来,深吸一口气,那颗服务病患的心依然有力和坚强。

2015年我们肿瘤科成立,病房里多了这样一群人——癌症中晚期患者,他们的生命是倒计时的。在这里,我们常常目睹悲欢离合与生离死别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40岁的大姐,宫颈癌多发转移。化疗多次也没能阻挡病情逐渐加重。因为经济的压力和对疾病的恐惧,她常常哭泣,头发脱落后她敏感脆弱到不敢走出病房。为了让她拾起生活的勇气,我们医护人员掏钱给她买了一顶假发,陪她下楼散心。主任和护士长多次去她家探望。慢慢地,她变得开朗了,走廊上常常听到她的歌声和笑声。她说:“活着的每一天我都要好好过。”

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,生命变化无常,作为一名医生,能给病人减少痛苦,给他们带去希望、带去温暖,我们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。

在我眼里,世间最美的风景,是家属由衷的欢笑。

此生已在行医路,山高水远不复还。

任希/文 郑磊 杨文燕/图

平顺:葫芦上雕刻



8月7日,记者见到平顺老师时,他正在雕刻,已经63岁的他看起来精神矍铄。平顺的房间里,满是雕刻的葫芦作品。在记者拿起观赏时,平顺的脸上满是骄傲。

平顺自2006年开始在葫芦上雕刻蝈蝈,至今已有12年的时间,从最开始最简单的雕刻镂空到复杂的各种花纹雕刻,包括人物头像、各种山水画。如今的平顺,已经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2018年7月受邀天津大学参加文化和旅游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部、社会保障部“葫芦雕刻技艺”普及培训班,并优秀结业。在

培训期间,其3个作品《腾飞》《四喜》《舵手》被天津大学图书馆收藏,其中《舵手》作品以其精妙的雕刻手法,令同行啧啧称奇。平顺的另一个作品《荷塘月色》被中国葫芦博物馆收藏。谈到葫芦雕刻的初衷,平顺这样说:“我从小就喜欢蝈蝈,然后想为什么不能用葫芦去做一个蝈蝈笼呢?”在平顺的房间,目光所到之处,尽是跟蝈蝈有关的东西。他用檀木雕刻的蝈蝈笼,精巧无比,塔状高30厘米左右。平顺还拿出了早年间用高粱秆做的蝈蝈笼,纯手工,不用任何工具。

2006年,平顺开始第一个作品的时候异常艰难。“啥都不会,雕刻了好久,第一个作品我现在都不想看了,但是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”平顺说起第一个作品,满是感慨,没有任何工具,整天自己埋头在书房里研究,废寝忘食,怎么刻才会好看?这对于没有美术功底的不平顺来说,太难了。“我的宗旨就是,只有我想不到,没有我做不到。”平顺说,一个葫芦刻坏了,就换另一个,从没想过放弃。在经过几天的雕刻后,终于雕刻出了最简单的作品,没有复杂的图案,只是尽力把葫芦上的每一个孔刻得大小统一,但对于平顺来说是个莫大的鼓励,更让他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。

最让平顺难忘的还是2018年7月在天津大学培训期间雕刻的《舵手》。“当时在培训期间,必须要出作品,就绞尽脑汁地想。”平顺说,那时候在雕刻技艺上,技术已经很娴熟了,一个作品只要两天就能雕刻好。有一天,在一张图纸上看到天津大学大门的一幅画,平顺当时就有了灵感。他把那幅画雕刻到葫芦上,然后刻上天津大学的校徽,再加上天津大学的校训。“那幅画很难刻,我平常一个作品只需要两天,这个作品我花了两天三夜,主要是画太难刻了,再加上眼睛又不好。”平顺有些感慨地说。这个作品雕刻好后,立刻被收藏到天津大学,对平顺来说是这么多年坚持的一个肯定,也是一个鼓励。

荥阳时报 李明庆
通讯员 张海霞 文/图

高健康: “这是我的工作,我得做好它”



8月3日,记者见到高健康时,他正在站南路西延道路工程上一如既往地工作。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,高健康和一线工人一样在工地离地面几米高的架子上作业,戴着安全帽,穿着看起来有些厚的深蓝色工作服,认真地拧紧螺丝,眼神一丝不苟。汗水不时从鬓边流下,老高用手擦完汗,紧接着又进行手边的作业。见到记者时,他紧张地擦了擦手上的汗,满是汗水的脸上露出憨厚的、局促不安的笑容。

40岁的高健康自2017年9月初做这份工作,也就是自工程一开始就加入了。提起这份工作,高健康望着已经完成大半的工程,一脸自豪地说:“我喜欢这个工作,我为我做的感到自豪。”他说,这个工程结束的话,将极大地改善荥阳西北地区的交通问题,也将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。

夏季的高温下,这个两鬓已经斑白的中年男人仍旧坚守在岗位上,渴了就喝点儿自己带的水,满头大汗时,用不太干净的手擦擦汗,然后撸起袖子继续干。记者了解到,夏季,为工人身

体着想,将上班时间调为早上7点到上午11点,下午上班时间为3点到晚上7点。高健康说,没有周六日,每天一心扑在工作上,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时间,除非有重大事情,不然绝不请假。

6月份的一天,在下班的时候,高健康在进行钢筋焊接。没有关掉焊接机,想着下班吃完饭后还能回来再干会儿。没想到走到半路的时候天气突变,他赶紧返回,然后关掉了焊接机,又检查了所有的设施,确保下雨不会造成影响才安心地下班了。高健康说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,很多时候下班了,然后遇天气突变,返回去检查所有的设施,确保没问题才回家。

8月初的一天,对于高健康来说又是一个加班日,平日里工程上的员工都是准时下班的,但对于身为项目技术负责人的高健康来说加班就是个常态。工程上的员工都是两班倒的,按理说是不需要加班的,但是像安装立柱模板这种工作,由于各种数据的精确性,跟对班交接起来,反而过于麻烦,稍微有点错误,就会出现大问题,因而只能安装完再下班。高健康一遍又一遍检查,确保数据没有问题,开始安装,等安装好确认无误后天已经黑了,但是高健康并没有任何埋怨。“这是我的工作,我得做好它。”高健康平静地说。

提起家人,高健康饱含歉意地说:“自从上班,都没怎么陪过家人,尤其是两个女儿,好在家人都理解。”高健康说,孩子们都是十几岁爱玩爱闹的年龄,有一次好不容易承诺带她们去洛阳玩,但因为第二天工作紧急而不得不食言。荥阳时报 李明庆 通讯员 王建军 文/图